

毛泽东与彭德怀

刘松茂 彭焕才
邹华斌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德怀

与

彭德怀

刘松茂 彭焕才 邹华斌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彭德怀/刘松茂等编著.—2版.—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5438-1889-2

I.毛... II.刘... III.①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②彭德怀(1898~1974)-生平事迹
IV.①A752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2077号

责任编辑:朱永红

装帧设计:廖铁

毛泽东与彭德怀

刘松茂 彭焕才 邹华斌 编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年1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2

字数:322,000 印数:1-4,000

ISBN7-5438-1889-2

K·340 定价:19.50元

目 录

| | |
|---------------------|-------|
| 引子 彭德怀与毛泽东 | (1) |
| 一 神秘的传说 | (1) |
| 二 农民的儿子 | (10) |
| 三 同一片热土 | (19) |
| 四 “合作”与“不合作” | (26) |
| | |
| 第一章 红军创立者 | (31) |
| 一 殊途同归 | (31) |
| 二 “我欲以之为榜样” | (48) |
| 三 第一次会面 | (57) |
| 四 袁、王事件 | (69) |
| | |
| 第二章 在中央苏区 | (75) |
| 一 “两打长沙”是与非 | (75) |
| 二 彭德怀“一言为定” | (89) |
| 三 携手破“围剿” | (103) |
| | |
| 第三章 风雨长征路 | (115) |
| 一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 (116) |
| 二 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误会 | (123) |
| 三 司令员和政委(之一) | (134) |
| | |
| 第四章 并辔开新局 | (149) |

| | | |
|------------|----------------------|-------|
| 一 | 司令员和政委（之二） | (149) |
| 二 | 司令员和政委（之三） | (152) |
| 三 | 协力争取张、杨 | (158) |
| 第五章 | 携手御外侮 | (181) |
| 一 | 抗日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议 | (181) |
| 二 | 协同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摩擦 | (190) |
| 三 | 百团大战 | (200) |
| 四 | “你的意见如何”？ | (210) |
| 五 | 在延安整风中 | (229) |
| 第六章 | 转战共艰危 | (236) |
| 一 | “临危请命” | (236) |
| 二 | “新式整军运动”的由来 | (251) |
| 三 | “过坳” | (257) |
| 第七章 | 援朝挽狂澜 | (269) |
| 一 | 最高统帅点将 | (269) |
| 二 | “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 (286) |
| 三 | 闯“宫” | (299) |
| 四 | 毛岸英牺牲前后 | (304) |
| 第八章 | 探索与分歧 | (312) |
| 一 | “武人忧天倾” | (313) |
| 二 | 庐山起风云 | (322) |
| 三 | “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 (343) |
| 四 |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 | (352) |
| 五 | 将军的最后敬礼 | (360) |
| 后记 | | (371) |

引子

彭德怀与毛泽东

一 神秘的传说

曾经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长久地流传：每逢“真命天子”降临人间救国救民之际，总会有一批“星宿”下凡辅佐，建功立业，传之不朽。在须髯飘拂的老翁认真的讲述中，毛泽东及一批开国元勋也成为此类传说中的主人公。据说，“真命天子”虽历经磨劫，却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毛泽东一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冒险犯难，不知凡几，却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这里，不妨拾取几则史实，以飨读者。

其一，毛泽东 1927 年在组织秋收起义中遇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本人的回忆：“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团部去

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们帮助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见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7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同志们关心地询问，何事晚了3天？毛泽东幽默地说：“哎，路上碰上团防局请客，没办法，盛情难却，耽搁了！”^①据考证，毛泽东这次遇险的地点，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

地上的民团固然奈何不了毛泽东，天上的飞机也似乎伤不了毛泽东。美蒋飞机把炸弹投在毛泽东头顶，有记载的就有两次。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14个旅兵分两路，猛攻延安，实施所谓“重点进攻”。50多架敌机飞临延安上空狂轰滥炸。毛泽东平静而坚定地宣布：他将最后撤离延安，要亲眼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他与彭德怀、周恩来一头钻进窑洞，一同研究保卫陕北的军事行动计划。下午，敌机投下的一个重磅炸弹直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窑洞前遍是散落的弹片，石头都被烧得焦黑了，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警卫参谋贺清华闻声冲过来，推开窑洞门，只见洞里烟雾尚未散尽，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然

^① 转引自《伟人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02页。

安然未动，茶水不曾洒出半滴！他右手中的那支笔仍在军用地图上不疾不徐地移动，勾画出一条调兵的路线！一旁，周恩来、彭德怀的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似乎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事后，有人拿了一块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用手掂了掂分量，一本正经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①

另一次遇炸是在1948年，地点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请看聂荣臻元帅的回忆：

“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1948年5月初。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广播新闻，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楚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通宵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点铜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几声地说：‘主席，敌人

^① 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页。

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递个眼色，便把毛泽东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下来5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住的那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理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我们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①

事后查明，是隐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送出了毛泽东到达城南庄的情报，导致了这次敌机轰炸。

毛泽东一生，遭遇危险当然不只上述数次。1965年1月，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自己身经百战却毫发无伤的奇迹：“我的两个弟弟都被杀害了，开慧也在革命时期被害，儿子在朝鲜战争中死了。奇怪的是，死亡至今只从我身边擦过，我准备它来有好多次了，但死亡看来就是不要我，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被打

^① 转引自《伟人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920~922页。

死了，还有一次一个战士的血溅了我一身，可是炸弹没有碰着我。”^①

在韶山，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和其兄毛德臣兄弟俩在大石鼓（现名虎歇坪）看中了一处墓地，兄弟相约谁先去世就葬于该地。结果弟弟毛翼臣先行去世。毛泽东的父亲将毛翼臣灵柩在大石鼓试葬三年后，掘土看棺，居然棺木上的漆都未脱，于是正式下葬。当地盛传此处是一处“龙脉”。迷信风水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在蒋介石三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尤其是彭德怀率红军占领长沙），认定毛泽东、彭德怀的祖坟必得地灵之光，要打败红军，必先毁掉毛、彭祖坟。他多次派兵偷挖，均未得逞。1939年，国民党当局又秘密图谋掘毁韶山毛泽东祖坟，仍因弄不清方位而流产。1952年毛泽东会见韶山李漱清时说，“何键叫做有办法，打不赢就挖坟。”即指此事。

在开国元勋中，彭德怀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乌石，也流传着一些神奇的说法。彭德怀出生时，因是长子，其父彭民言十分欣喜，找到一位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排八字”，算命先生算毕，说：此子命贵，恐不好养。彭民言大惊，恳求指点。算命先生让把彭德怀的生辰写好，贴于庙宇的神器之上，并嘱即以此神器为婴儿乳名，可保无虞。彭民言于是遵嘱办理，将儿子的生辰八字贴在庙宇的一口钟上，彭德怀于是即以“钟伢子”为乳名。他戎马一生，常常身当前敌，出入枪林弹雨，迭经奇险却毫发无伤，乌石人传说与神灵护佑有关。

彭德怀曾经有过被捕后侥幸脱险的经历。事情的发生比毛泽东浏阳张家坊遇险要早6个年头。1921年冬，彭德怀时年23岁，代理连长职务，驻防于距长沙70里处的潞口畲一带。他先前在南县秘密处决恶霸欧盛钦之事被人告发，湖南省督军赵恒惕下令逮捕了他。彭德怀后来回忆：

^① 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页。

某日，团长袁植派特务排长徐某来到我处，他说：“袁团长请你去长沙团部。”我说：“好吧！”走了约5里，有一班人潜伏着将我逮捕。徐排长说：“这是袁团长奉赵督军命令，不得已来捉你的。听说你杀了欧高级参议的弟弟和全家。”我说：“杀欧盛钦有其事，但未杀全家。”徐说：“这是欧高级参议告发的。”我说：“欧是当地为富不仁的最大恶霸，仗势欺人。”数了欧盛钦一堆罪状，士兵听了表示同情。徐即假说，团长也是不得已的，到督军署后，定会设法营救等。士兵中也有出主意的，说你到督军署不要承认，他没有证据，也可能是土匪杀的。也可能是欧盛钦平日作恶太多，别人报仇杀的。

走了60里，离长沙还有20余里，我说休息一下吧！休息时，牵我走的一个青年士兵靠紧我坐着，把捆我双手的绳子偷偷地解松了，又把手重重地在我背上按了两下，示意我逃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又走了几里，即要过捞刀河，离长沙只15里了。想想自己的命只抵偿一个恶霸的命不合算，死在这狗财主之手实在不甘心！决心在过河时逃跑。在渡船上，我对徐排长说：“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不要好了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徐排长说：“幸而得救时，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就替你办后事。”我说：“用不着，你们拿走吃一顿，剩下的就分了吧！”在船离岸不远，乘徐来抄钱时，狠狠地给他一撞，他落水了。我一跃上岸，缚在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便向东（梨梨市）飞跑。士兵向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这20多块钱，成了我的买命钱。谢谢他们，尤其是那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我永远忘不了他！^①

彭德怀不止一次地在敌机轰炸下奇迹般地脱险，仅仅在朝鲜前线，有资料记载的历险就有两次，一次在大榆洞，另一次在空寺洞。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19页。

请看当年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回忆：

11月24日下午，敌人来了4架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几圈，轰炸袭击了两次，打坏了坡上的变电所。黄昏时，又飞来了侦察机，美国人叫“野马式”，转了几圈，又飞走了。

敌机不停地转，引起了我的怀疑。因为敌机经常来，有经验了，凡是敌人的飞机第一天在哪儿转，第二天一定炸哪儿。有情报说，敌人一直在寻找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关轰炸。于是，我找到邓华，对他说：“伙计，我看不对劲儿，明天敌机很可能要来轰炸我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怎么预防呢？”

邓华说：“是得研究一下怎么防。”他笑了一下说，“但是，得设法让彭总也参加。你去动员吧！彭总来了咱们就研究。”

我知道邓华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彭总这个人，工作起来，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我到彭总那儿，同他一说，果不其然。他说：“我不怕美国飞机，也不躲，也不去开会。”

于是，邓华、我、解沛然、杜平几个研究明天的防空问题。决定：第一，要求志愿军司令部机关的干部、战士第二天天亮以前都要吃完饭；第二，天亮以后都不准冒烟；第三，都要疏散。

彭总和我们几个领导，准备第二天上午根据情况的变化，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彭总要在他住的小房子里研究，我们觉得不安全，决定当晚把防空洞一切准备好，第二天早上5点钟就吃饭，然后到防空洞去研究作战方案。

……

第二天，我们进洞了。只有彭总没进。我们派警卫员、参谋去催了他几次，他就是不去。后来，我们商量，让我们志愿军司令部领导中间去一个人去劝彭总进洞。

邓华、解沛然、杜平他们几个，怕彭总发火，说：“老洪爱和彭总开玩笑，还是老洪去劝劝彭总吧！”当时司令部工作归我管，主要也是为了彭总的安全，我说：“我去就我去。”

我走进彭总的房子时，他正坐在那儿生闷气呢，一见我就问：“洪大个儿，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

我说：“老总啊，拿到上面防空洞里去了，已经在那挂好了，火也烧好了，现在就要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了。别人都去了，等着你呢！”

他说：“谁叫你弄去的，在这儿不行吗？”

“老总，这儿不安全，挪到上头去是为了防空安全，是大家商定的。”

彭总的脾气倔得很，就是不走，我劝道：“老总，快走吧，这儿有危险。”

“你怕危险，你走。我不怕。我看这儿好得很，我就在这里。”

我说：“你不去，怎么能行呢？出了事就晚了。”我知道他心疼他那1/5000的作战地图，他在那图上勾勾画画，对地图上的重要地形都很熟悉了。所以我又说：“地图拿过去了，火也烧得好，都弄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去讨论呢！”

他又说：“哪个要你多管闲事？”

我说：“这不是闲事，我应该管的。”

彭总听了再没吭气。于是，我推着他出了房门。

出了门，我又喊后边的警卫员：“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

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

我说：“没事以后再给你拿回来嘛！”

这样他才勉强强地出来，我一路拉着他上了山，进了上面那个大洞。

我们上山进洞没多久，敌人的飞机来了，好几架，连圈都没有转，就直奔彭总那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好炸在彭总住的房子上，房子很快就烧着了。我们在洞口看到一片火海。那是凝固汽油弹，燃起来温度很高，铁板也能烧出窟窿的。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把房子给烧掉了。

……

毛岸英、高瑞欣没能跑出来，结果都牺牲了。

那天，彭总整整一天没说话，一个人坐在防空洞里沉默不语。

傍晚，彭总仍旧一个人站在防空洞口发呆。我走到他身边说：“彭总，该吃饭了。”

彭总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

我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

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我说：“早上我叫警卫员把你的被子搬出来，你偏不搬，说没关系，你不搬出来，今天晚上不是没有被子盖吗？”

“老夫今天算是拣了一条命。”^①

就在志愿军总部被炸之后不久，彭德怀又在美机轰炸之下“拣了一条命”。1951年4月6日，志愿军党委第5次扩大会议在上甘岭匆匆召开之后，总部人员向西北方向的空寺洞转移。时任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回忆说：

空寺洞，位于西线的中部地区。而西线是敌军的主攻方向，也是我军即将大举出击的主要反击方向。

空寺洞和君子里一样，也是一座矿山，不同的是比君子里潮湿，经常滴水。

那天，彭德怀和我们总部几位领导同志来到空寺洞的山下时，天已黑下来了。他对我说：“上山还有段路，就在这山下的平房里休息，明天早晨再上山吧！”韩先楚副司令员见我不表态，半开玩笑地说：“不要那么怕死嘛！”邓华副司令员怕我听了此话不高兴，连忙出来打圆场：“老杜也是为了彭总的安全。”

我见天色已晚，彭德怀也确实累了，就不再坚持让他上山。但为了防止意外，就让警卫人员在平房后面临时挖了个小防空洞，以备不测。那天晚上，解方参谋长和我先上山，安排总部机关宿营，邓华和洪学智副司令员，陪彭德怀留在山下。

^① 韦刚编：《彭德怀（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6页。

翌日清晨，我刚起床，走出洞外，只见几架敌机正在山下盘旋。我非常担心彭德怀的安全，便与解方商定下山去看看。刚走下山腰，看到他带着警卫人员正向山上走来。我们连忙迎上去，问：“没出什么事吧？”彭德怀笑着挥动右手说：“苍天有眼噢！差一点去见马克思！”原来昨夜他睡得很晚，天放亮时还没醒。飞机来时，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杨风安急忙嘱咐警卫员把他叫醒。说来也巧，彭德怀刚披上大衣，出屋没多远，一架敌机呜咽着俯冲下来，一梭子子弹把他睡觉的行军床打了几个洞。房子也被敌机炸塌了。真危险！

据我所知，彭德怀在朝鲜前线，已经多次遇险。当我们表示后怕，劝他注意防空时，他风趣地说：“美国飞行员不认识我彭德怀，还有什么可怕的呢？”^①

种种传奇式的经历无疑使毛泽东、彭德怀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间，便悠然流传起关于“真命天子”与“下凡星宿”的种种传说。其间，反映出善良百姓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爱戴。

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来，毛泽东与彭德怀都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而绝不是封建君臣关系。

二 农民的儿子

一个令人饶有兴致的问题是，在毛泽东与彭德怀身上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共同的（或者说是相通的）特点，探究这一点对于理解两个巨人一生的曲折关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① 韦刚编：《彭德怀（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页。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农民的儿子，倔强而勇敢的农民的儿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相当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5年后，1898年10月24日，在同县西南的彭家围子，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彭德怀。也许是巧合罢，毛家正处于当地最高峰——韶峰的落脉之处，而彭家围子则背靠这一带号为诸峰之冠的乌石峰。

毛家是当地的普通农民家庭。1936年，毛泽东曾亲口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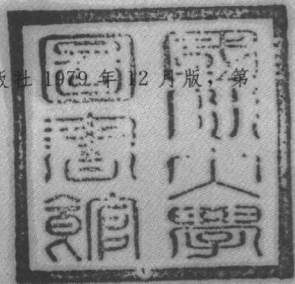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①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7岁以后，他一面上学一面早晚放牛，做零碎事。13岁后，他白天顶一个长工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帮助父亲记账。16岁以前，毛泽东曾两度停学在家务农，他劳动踏实，犁、耙、栽、割样样在行，干活从不取巧。韶山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一天，毛泽东的父亲叫他和他弟弟去收田里的拖泥豆。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拾，豆子稀，拾起来容易些，面积也宽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在地一颗一颗地摘、拾。这样，时间要得多，但面积却比较小。父亲来了，随便一看，竟称赞弟弟而责备哥哥。但泽东拿篮子里所得的豆子的数量给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5页。



父亲看，父亲也就不说话了。^①

劳动的经历使毛泽东从小就理解农民的感情，同情农民的痛苦。韶山的群众回忆说：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了下来，都摊在坪里晒着。忽然，天下起雨来了。大家忙着收谷子。幼年的毛泽东且不收自己家里的谷子，而先帮助一家作佃户的去收。父亲生气了。泽东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10来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把猪赶回来。泽东到了邻家，邻家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10多天，现在我不卖了。”泽东说：“是呀！你又喂了10多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空手回到家里……^②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少年毛泽东聪明好学。在阅读中，他开始朦胧地思考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他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与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关。毛泽东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饶有兴致地谈及当时的情况：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

^① 转引自《伟人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1页。

^② 转引自《伟人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1页。

